

論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

中外出版社印行

M·米丁作

論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

中外出版社印行

論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

著者 M·米 丁

發行者 中外出版社

北平西長安街
電話(二)〇六七九一

總經理處 知識書店

天津羅斯福路

益智書局

唐山永安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版

米丁傳略

蘇聯科學院會員，哲學博士馬可·B·米丁（Mark B. Mitin），是一個猶太手藝人的兒子；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他就已經成爲黨員了，他是十八歲那年入黨的。他爲黨的主義從事鬥爭，實際上還要更早兩年，在十月革命時代就開始了的，那時，他在他的家鄉什陀彌爾成立了最初的少共組織。

一九一九年，投入紅軍當志願兵。從前線回來後，受到烏克蘭少共中央委員會的任命，在少共裏充一要職。

被強烈的求知慾望激動着，米丁於一九二二年進斯維德洛夫大學的短期研究班求學。畢業後，他被派到莫斯科特廖克戈納亞紗廠去做宣傳工作。以後，他又加入紅軍，當政治教官，並在一個軍政學校兼任教員。

畢業後，米丁被任爲克魯普斯卡亞康敏主義教育學院的副院長。一年後，他又轉任哲學研究的副院長。一九三三年，當米丁在紅色教授研究院主講辯證唯物論的時候，蘇維埃俄羅斯人民教育委員會授以教授尊稱。以後，康敏主義學術院的主席團又贈以博士學位。

蘇聯科學院會員米丁，他的主要的研究工作，是致力於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各種問題和哲學史方面。他已經寫了不少著作，計有『馬克斯——辯證唯物論的創立者』，『唯物論辯證法——無產階級的哲學』及『斯大林與唯物論辯證法』等。

他在哲學史方面的著作，則有『斯賓諾莎與辯證唯物論』及『黑格爾與唯物論辯證法』，也是爲了同樣精湛淵博的緣故而十分著名。這一切堅實的學術著作，使他在一九三八年正月蘇聯科學院選舉新會員的時候，被榮選爲其中的一位。

蘇聯科學院會員米丁，除了在學術方面的貢獻以外，我們還應該提起他那出色的新聞記者的才能，以及對於蘇維埃和黨的生活上的各種問題，他所作的那些始終有趣而又深刻的論說。最近，他受黨中央委員會的任命，擔任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院長要職。

（鄭岱譯自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莫斯科新聞』，作者未署名。）

目次

米丁傳略

- 一 第二次大戰後國際新形勢……………一
- 二 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三
- 三 帝國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七
- 四 英美民主政治……………十一
- 五 社會黨人的咀臉……………二十七

一 第二次大戰後國際新形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環境中所發生的變化，顯然說明社會主義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的增強，及資本主義的絕對削弱。

戰前爲法西斯反動派的主要根據地，爲反蘇、反工人及反對解放運動的主力軍的法西斯德國與軍國主義日本，遭受到失敗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偉大的成果之一，是中歐和東南歐的許多國家中，產生了新的國家制度——人民民主制度。這些國家已奠定了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基礎。儘管反對份子用了多少惡言中傷，但終歸抹煞不了那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這事實就是：這些國家已經脫離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並且實行了偉大的社會改革，而這種改革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所做不到的，這些改革爲復興與繁榮開闢了一條大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帝國主義的殖民制度危機更進一步地尖銳化了，殖民地與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增長起來。

在國際生活中，作爲反帝民主陣營的領導力量爭取持久和平及人民民主戰士的蘇聯的作用，

一天一天地擴大了。

這一切證明資本主義的普遍危機日漸加深；證明當前這個歷史時代，是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時代，共產主義勝利的時代。正如莫洛托夫同志在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的報告中所說，現在一切道路都是通向**共產主義**的。

資本主義日漸尖銳的總危機，及其敵對矛盾的增強和加深，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危機的最明顯的表現之一。

二 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

列寧與史大林講到資產階級民主的時候曾指出，她比起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來，是歷史上的一個進步現象。但同時列寧和史大林又着重指出，就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來說，她始終是形式上的民主、虛偽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不外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形式之一。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反人民的民主，因為她是反對人民的真正權利的。

列寧寫道：『一切社會主義者，在解釋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階級性質時，他們都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用幾句話，科學而精確地表達出來的思想，就是說，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不外是資產階級用來壓迫工人階級，少數資本家壓迫勞動大眾的工具而已。』（列寧文集二十四卷第八頁，俄文本）

機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的叛徒，在為資產階級民主辯護時，發明了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是超階級的民主，是「純粹的」民主，「普遍的民主」等「理論」。

史大林指出，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們所奉行，並且大事吹噓的所謂「純粹」民主，超階級民主的理論，實際上只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豢養的高站在工人階級頭上的人們的理論，因為「純粹」

民主的理論，是根本不講民主的階級本質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大眾沒有，而且也不能真正參政的，因爲在最民主的資本主義條件下，政府並不是由人民組成的，而是由洛特希爾德輩和史丁尼斯輩，洛克費勒輩和摩爾根輩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少數剝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大多數被剝削者的權利爲基礎，以反對大多數爲目的的。」（第十二版「列寧主義問題」中文本五八頁）。

史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對資產階級民主所作的這個評價，完全和深刻地揭發了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後來的發展更以新的力量證實了這個評價。

列寧曾說過許多次，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是保證資本家全權的政治形式。因此資本家擁有下列可能：第一，直接收買所需的資金；第二，政府與市場的聯合。列寧指出，資本家能夠自由地、據說是用民主的方法，來購買和收買任何政府與任何官吏。

在「國家與革命」這部書的準備工作中，列寧曾作過一段簡短的摘記，這段摘記揭穿了資產階級民主的真義。他指出，資產階級民主把民主（不是爲人民的）和官僚主義（反人民的）聯結了起來。

甚至在那個歷史時期，當資產階級民主的意識形態，在社會的發展中表現爲進步傾向的時候，當資產階級民主只能在反封建的殘酷鬥爭中生長的時候；由於她的榨取本質，那時就患了內部殘

缺不全和有限性的病症。

過去的革命，大家知道，只是表示某種階級壓迫的形式爲另外一種形式所代替。從封建制度轉變到資本主義制度，就她所有的進步性來說，只是意味着榨取人民羣衆的封建方式，換爲資本主義的僱傭奴隸制度。在英國和法國的著名「大」革命時期是如此，在德國也是如此。這個事實不能不在資產階級民主上留下痕跡。例如，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時的著名「人權宣言」，宣佈私有財產是人類的自然和牢不可破的權利，所以它同時就肯定了生產手段私有權的永久性——這個人壓迫人的基礎。

例如，大家知道，在美國反對奴隸制度的鬥爭中，林肯曾超過進步作用。但同時林肯提出了一個十分妥協的綱領，他的觀點的特質，就是極大的限制性。例如在一八五八年的競選演說中，林肯說，他不懂，根據什麼理由不把獨立宣言所列舉的一切自然權利，即所謂生活權、自由權、保有財產權擴大到黑人身上。可是他同時又說：我並無絲毫企圖要在黑人和白人之間建立政治和社會的平等。」

所以，在林肯成爲進步份子的同時，在他的觀點上却仍就是他自己階級的代表。他反映了資產階級民主的陔隘性，內部的有限性。

列寧寫道：「比起封建制度來，資本主義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路上，是

跨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一步。儘管如此，資本主義仍然是極小部份現代奴隸主們、地主們、及資本家們奴役千百萬勞動者，千百萬農工的僱傭奴隸制度。較之封建制度，資產階級民主是改變了這種經濟奴役的方式，爲它創造了特別華麗的掩護，但却沒有改變，並且也不能改變她的本質。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是僱傭奴役制度。『（列寧文集二十四卷四〇四頁）

不論什麼地方、不論什麼時候資產階級民主都沒有保證過人民大眾的真正的，而不是空言的參政權；相反，却用千方百計來勾引人民羣衆放棄運用民主權利；不論什麼地方、不論什麼時候，資產階級民主都沒有實行過真正的民族平等，人種平等。形式上宣佈的『權利』與『自由』，實際只是資本家和僱傭奴隸制度的掩飾而已。

三 帝國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

帝國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是怎樣的呢？

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之新階段的帝國主義，其特徵是獨佔資本的統治。帝國主義也就是獨佔的資本主義。在上層政治機構方面，獨佔資本主義的特徵，照列寧的意思，就是從民主到政治反動的劇烈轉變。如果說民主適宜於工業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時代，那末政治反動就適宜於獨佔資本。

列寧寫道：「在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上，帝國主義都竭力破壞民主，『走向反動。在這意義上，毋庸爭辯的，帝國主義是『否定』一切民主的，而絕非單單否定民主的要求之一：即民族自決權。』（列寧文集俄文本十九卷二〇七頁）」

在帝國主義下，股票市場的權力難以相信地強化起來，政府與大獨佔資本的勾結也加強了。這種勾結日益明顯與公開。資本家的全權加強了。帝國主義要使政治上的民主適合自己，因此用形形色色的活動方法。列寧指出：「帝國主義企圖以寡頭政治代替民主」（列寧文集俄文本十九卷二〇九頁）

帝國主義也意味着意識方面的極端反動。帝國主義的理論家替歷史上最反動的學說與理論辯

護。它們宣傳極端反動的思想與野蠻行爲，無論什麼道德原則，一概加以拒絕，它們宣傳觀念論和神秘主義，人種謬論和法西斯的僧人哲學。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文化的墮落，具有特別尖銳的性質。

這就是帝國主義時代上層政治機構方面所發生的最重要的原則性變化。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明白地顯示出，資產階級民主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獨裁政治的這一真正的性質。在保衛「權利」與「自由」的幌子下，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把人民拖進了破壞性的戰爭。

列寧寫道：「……戰爭時期社會主義運動和職工運動的歷史，向我們顯示了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崩潰的開始；顯示了從資產階級民主轉變到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的民主的開始。」（列寧文集俄文本二十四卷二四三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產階級民主的崩潰和變質過程不僅沒有停止，相反地，大大加強了。資產階級民主誕生了法西斯主義，並且爲它掃清了道路。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對人類最大的罪惡之一。

當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內部政治局勢尖銳起來的時候，當階級矛盾變得非常尖銳的時候，統治階級就從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轉變爲法西斯主義的方法了。就是說，資產階級一向儲藏着法西斯匪徒餵養着他們，以備必要時可以依靠他們。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和階級鬥爭尖銳化時期，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忠實伙伴。法西斯主義，就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另一面。大家知道，社會黨叛徒們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支柱。他們運用對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對工人運動的分化政策，給法西斯主義者開闢了道路。早在一九二四年史大林寫道：『法西斯主義，是依靠社會民主黨積極支持的資產階級的戰鬥機構……。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無社會民主黨的積極支持，資產階級的戰鬥機構也可以在鬥爭中或統治國家中獲得決定性的成功。同樣也沒有理由認為，無資產階級戰鬥機構的積極支持，社會民主黨可以在鬥爭中或統治國家中獲得決定性的成功。』

正是資產階級民主哺育了法西斯主義，並且為後者開闢了執政的道路。而法西斯主義，使人類血流成渠，忍受了數不清的苦難，遭受了無數的破壞。勞動者的一切文化成就，民主業績，都一古腦兒受到它的威脅。只因為還有強大的蘇維埃民主，歐洲文明才得從毀滅與破壞中獲救。

蘇維埃民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越發暴露了資產階級民主的缺點與有限性；更有力地顯示了它的壓迫、反動、及反人民的性質；更強烈地指出了資產階級民主的破產。

現在，當世界舞台上正進行着兩個陣營——帝國主義陣營與反帝陣營——的鬥爭時，作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成了反人民的反動力量，它壓迫真正的民主力量，哺育並支持任何各種變形的法西斯主義。英美的統治階級，不但不願根絕前敵國或本國的法西斯

主義，而且相反地庇護着法西斯份子，把他們看成對抗進步力量、對抗真正民主力量的忠實盟友。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危機極端尖銳化的證明。

四 英美民主政治

今天資產階級民主的深刻危機，以資本主義的兩個主要國家英美爲例，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來。

美國的對外政策大家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它表現爲全面支持反動派及反民主的準法西斯制度與運動。美國的帝國主義集團，依靠着世界各國的最反動的力量。他們支持昨天的敵人，反對昨天的夥伴。他們放棄肅清德國軍國主義及肅清納粹的政策。他們以所謂雙佔領區的幌子，保存以前德國的武裝的軍事組織。他們予希臘的保皇法西斯政府以經濟的、政治的、及軍事的支持。他們供應土耳其反動集團以金錢與武器。

在國內，則進攻人民大眾的基本民主權利。現在美國所執行的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本身什麼呢？它取消了勞動者在多年鬥爭中所獲得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根據塔虎脫——哈特萊法案，企業家有權雇用非職工會會員工作，這就給工賊們大開了方便之門。限制職工會的罷工權及與企業家訂立集體條約的權利。職工會必需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在反共的旗幟下，美國的反動派懲處了一切民主份子，職工會徵收基金以進行公共活動、競選總統及國會議員運動的權利也被取消了。這樣就大大限制職工會的政治活動。

對於因違反集體條約，組織罷工等引起的可能的損失，職工會應負大部份責任這一問題，美國的立法是完全站在企業家方面的。此外，塔虎脫——哈特萊法案還規定，如果行政機關——全國勞工局——恢復了職工會要求免職的人員的職務，職工會應賠償其損失。

這個反勞工的法律，是反對派拿來給美國工人階級戴上的一頂金籠圈。美國工人運動史上還不會有過這樣的反勞工法案。

企業家從這個法律中給自己做出了適當的結論。「通用汽車公司」撥了一千萬美元作一九四七年的反職工會鬥爭的基金。「列明頓·林德公司」(Remington Rand)藉口職工會領導份子破壞塔虎脫——哈特萊法案，拒絕保證他們不是共產黨員，而不承認代表九千電力工人(該公司七家企業的職工)利益的職工會。資本家們依靠勞資糾紛調解所之助，以此項法律為藉口，而取消了代表工人利益的整個職工會的權利。

不顧種種壓迫，代表的幾百萬鋼鐵工人、電力工人、礦工的巨大工會的領導份子，拒絕作非共產黨員的宣誓。

所有這一切，證明了美國，這個「大受讚揚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內部階級矛盾的深刻化。

列寧說過：「無論那裏的資產階級政權，支配整個社會的一小羣富豪的政權，都沒有美國表現得那麼露骨、那麼公開地進行收買的活動」。(列寧文集俄文本廿四卷三七五頁)

最基本的民主權利，現在在美國也受到了蹂躪。特別賣力的是共和黨員湯麥斯所領導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他們絞殺着美國勞動者的切身權利與利益。這委員會的「活動」，是美國政治生活法西斯化，是美國反動份子現在害了政治歇斯底里症及瘋症的清楚說明。

據華盛頓消息，議會行政問題代表委員會主席勒孔特（愛約華州共和黨員）說，湯麥斯的委員會即將擬定一項法案，禁止任何「直接或間接與共產黨有關的」政黨，參加全國選舉或市選及州選。

司法部長克拉克不久前公布了一個所謂「危險」組織的名單，這些組織的活動，是在托馬斯委員會的禁止之列的。

但「危險」組織是什麼呢？請看事實。

「華盛頓圖書公司」聲明說，司法部長將它列入黑名單，僅僅是由於它曾贊成人種平等。該公司說，克拉克和托馬斯要把保衛自由、民主、及任何光榮事業的意見或活動宣佈為非法。

「美國黑人聯合會與參戰士兵聯盟」的領導人麥爾菲指控司法部長曾恫嚇二次大戰的退伍黑人士兵，他把這個組織列入「危險份子」的名單，祇因為這組織是「不參加迫害赤色份子的少數參戰士兵組織之一」。

前內政部長伊克斯，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發表於「紐約郵報」的一文中指出，公布這種

名單是「貶謫立法的權利」。伊克斯說，當美國公民看到，「他們的政府像一隻受驚的鬼子那樣亂跳亂蹦，」他們會認為這是卑鄙的。伊克斯寫道：「結果將出現一種可笑的景象：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祇要聽到悄悄的一聲「共產黨」，就會嚇得胆戰心驚……」。對於一位沒有經過細察，單根據一些傳聞就受到審訊的公民，對於受訊時不能與控訴人面質的公民，如果單把立法權的複寫本給他看看，他是不會感到輕鬆的。在這種恐慌不安的時候，每個人有權要求給予非空頭的權利，而是保衛自己的名聲的真正權利。」

反動派如何懲治美國電影的進步代表，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湯麥斯委員會以「反國家的活動」為罪名，把七十九位著名影星、導演、及劇作家逐出了好萊塢。

湯麥斯委員會反民主的危險工作，已引起全世界進步人士的憤慨。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新潮」報不久前寫道：「最近幾週，在美國國會白屋頂的庇護下，製造了一幕令人非常憤慨和厭惡的怪劇。當然，對於將美國許多輝煌的影星傳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去的這種整肅工作的天真，我們可以作一個寬大的微笑。」

接着寫道：「在西班牙的中世紀宗教裁判和今天以反對言論自由為目的的美國三K主義之間有什麼差別呢？毫無差別。現在所執行的整肅政策，正如三十年代美國學校反對教授達爾文學說的「猴子進化論」一樣，是美國之恥辱。」如果連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也這樣寫着，那末不難想像

美國國內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了。

瑞典的「電影雜誌」在一篇題爲「一九四七年的中世紀宗教裁判」的社會中寫道：「產生於美國的思想新方式，現在走向曾經籠罩整個希特勒德國的迷霧的道路……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近幾週來在華盛頓上演了一幕真戲。該委員會主席湯麥斯，顯然是懂得這種對所謂好萊塢赤色份子的中世紀宗教裁判之意義的少數人物之一。」

前面曾提到過的美國前任內政部長伊克斯，在十二月二日的廣播中說，基本的民主權利正在美國受到威脅。他說，正當司法部長發表一段關於美國民主權利的冗長談話，及「自由列車」通行全國的時候，實際上美國的這些自由，正處於完全崩潰的狀態中。伊克斯說：「我們生活在恐怖與被人懷疑的氛圍裏，這種氛圍扼殺了我們的思想，並且使我們的團結受到損害。我們對歇斯底里亞讓步了。甚至職也不職，我們就曉得夜間有共產黨躲在我們床下。」前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直接指責杜魯門政府，在對內及對外政策上運用希特勒的方法。這就是那些決非共產黨的人士對美國內政政治狀況所作的說帖。

現代美國政治生活的另一個特徵，就是日益增漲的好戰氣氛。日丹諾夫同志在他九國共產黨會議的報告中，曾引述過有關美國軍國主義化的資料：美國陸海軍的開支，每年超過了一一〇億美元；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一年間維持軍隊所化的費用，佔總預算百分之三五，或比一九三七

至一九三八年間增多十一倍。

在美國，華爾街實業家和將軍們已經結成聯盟了。阿爾特·謝爾茨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工人雜誌」上寫道，他編好了一份約計五十位陸海軍將領的名單，這些人都是在戰後擔任各大公司要職的：「摩根、梅農、洛克菲勒之流，都以數百萬元的重金拉攏陸海軍將領們到他們的托辣斯裏去。」華萊士不久前在對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指出道：「總統把政府的權力，轉交給華爾街企業家和軍人們手中去了。現在大家知道，有一百七十多位海陸軍官，都當了高級文官。」軍人已經實際控制了國務院——美國外交部。大家知道的，國防部長福萊斯特就作過銀行托辣斯「狄隆，李德公司」的經理。

全國軍國主義化和官僚主義化，好戰份子的地位極端加強——這就是美國國內政治生活的特徵。

在這樣的情況下，高唱公民自由，即所謂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出版自由，這是多麼虛假和偽善！而這些東西正是美國報紙每天所大事稱揚的。用一輛惡名昭著的「自由列車」在美國跑來跑去，誇講一番權利法案及美國憲法，這又是多麼虛偽！

被收買的文氓們，歌頌所謂兩黨制度，說這彷彿是美國民主的特徵之一。這制度好像可以使每一位選民，憑自己的趣味，「自由」選擇他所認為最能滿意的政綱。講到這裡，不得不引用恩

格斯的名言，這是他早在一八九一年，在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序言中，說到美國府院制時講的。恩格斯寫道：

「無論那裏都不像在北美洲那樣，「政治家」們集成一個特出而有力的小王國。這兩個輪流執政的大黨，同樣的，每一個都受着在政治上只爲自己盤算的人們支配，這些人在聯邦、或各州立法會議的代表位置上投機取巧，或者他們的生活就是爲黨宣傳，以及獲勝後撈得一官半職……。我們看見這兩個巨大的投機政客集團，你去我來地把國家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最醜惡的方式和爲最醜惡的目的來經營這政權，而國家，却在這看來像是爲它效勞，其實是高站在它頭上，並且劫奪它的、兩個巨大的政客聯盟之前變得衰弱無力了。」

恩格斯在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初就這樣寫着的。以後美國國內政治生活的進程，特別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僅完全證實了這種特質，而且還供給了強有力的材料。資產階級政黨和議會辯論，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國家中排擠「下等人」參加實際政法生活的手段，是不讓人民羣衆「過問政治」的防寨。

關於美國代表機關之構成份子的簡短資料，可以使我們明瞭美國的「民主」是怎樣的。

四十八州的立法機關中，共有七五二〇位衆議員與參議員。其中有百分之〇·二的黑人，但當時的黑人，佔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十。各州立法機關中的婦女，僅佔百分之二。美國議院的四三

五位代表中，只有九位婦女。

美國的人種歧視，是人人皆知的。這裏我再引述一點資料：

三十個州的法律，禁止白種代表和黑人、印第安人、蒙古人的代表通婚。在阿拉巴馬州，異族通婚者處兩年至七年的監禁；在路易西安州，處五年；在麥利蘭州，處十八個月至十年。在某些州中，只要有四分之一以上的黑人或印第安人血液，就算是黑人或印第安人；在另外幾州（佛羅利達，印第安，密西西比、米蘇里、涅布拉斯加），只要有三分之一以上這種血液；最後，在阿拉巴馬、麥利蘭，甚至有一位「有色的」曾祖父，或「有色的」曾祖母，即是說在三代人之前，就算是黑人了，而在維爾幾尼亞州，只要有十六分之一的這種血液，即是說在四代人之前，都算是黑人或印第安人。以反動著稱的喬治亞州，更打破了紀錄。那裏只要有一點非洲人面貌的人，都算是非洲人種。

試問，美國的這種法律，和德國法西斯主義者所推行的「純亞利安血液」的政策，有何區別？

美國政治生活的法西斯化，決不是證明美國資產階級的強大有力。其實，這正是證明他們內部的軟弱。這是危機的預感，這是準備軍事冒險，這是準備一項佈置，以便消滅內部任何反對派，使統治集團能毫無阻礙地執行他們的反動政策。

美帝國主義者消滅了僅存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走上建立暴虐政治的道路，蹂躪大小各國的主權，即是說，他們重蹈了法西斯國家所破壞政策的覆轍。沒有從歷史經驗中學得什麼，並且又蔑視歷史教訓的美帝國主義者，像在害著寒熱病一樣，一心想望着世界統治權，想望着如他們所說的，世界「領導權」。

美國的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就是這樣的。

也許英國是民主的支柱吧？因為那裏執政的，是日稱「社會主義者」並且把自己的政策宣傳爲「社會主義」的工黨政府。

分析一下英國的內政外交之後，可以看出，那裏的資產階級民主也患着和美國相同的病症。不久前，一九四八年一月三日，英首相艾德禮發表了一篇無線電廣播，把澈底實行着他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原則的工黨政府和工黨，大大捧了一番。他誇稱，「個人自由」和政治民主在英國已有完全的保證。其次，艾德禮先主又自願以典型的邱吉爾精神，大事譏謗蘇維埃民主。

英國共產黨的「工人日報」，稱這篇演辭爲無限深刻的政治破產的證明書。「抄襲邱吉爾的反蘇謔言，呈獻給面臨最大困難和危機的國家」。

我們不想回艾德禮先生「辯論」他的反蘇謔謗；我們只來談談英國的「民主」。

如果說百分之二的國民控制着全國百分之六十四的財富，那末在工黨的英國還談得上什麼個

人自由？英國的貴族和財主們才有真正的「個人自由」，而勞動者是完全「自由地」受資本家榨取，命該過着半飢餓的生活。

在高呼「個人自由」聲中，工黨英國的法西斯主義者獲得了充分的活動自由。在高呼「個人自由」聲中，共產黨被趕出職工會。在高呼艾德禮所讚揚的「個人自由」聲中，英國執行着反動的外交政策，做美國反動集團的尾巴。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頗爲有名的貝爾納斯在他「老實話」一書中所寫的一段奇異插曲，這部書我們的報紙雜誌已經指出是戰爭販子的作品。在一次戰後的外長會議上，工黨政府的貝文部長，大講其英國外交政策。有一個英國女人，在聽貝文的演說時，把結實的貝文和瘦弱的前保守黨外長艾登作一比較說：「安東尼，艾登講得一口好演說，但他似乎要善良得多」。

貝爾納斯引用這段插曲，其目的是要指出英國外交政策的因襲性對他的影響是多麼大。而這插曲不正是說明，所謂工黨的「社會主義」政府，是多麼無恥，它推行着完全和保守黨相同的對外政策。英國民主政治的虛偽性，在她的殖民政策上表現得特別明顯。英帝國主義利用給殖民地各民族「獨立」的欺騙宣傳，繼續壓迫千百萬的殖民地奴隸。

但國內又怎樣呢？最近以來，法西斯份子的公開露面，已引起廣大羣衆的驚恐不安。根據英國所謂言論及政治思想自由這一理由，工黨政府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來對付法西斯份子。法西斯份

子，特別是「前英國男女軍人聯盟」，日甚一日地目中無人。他們在倫敦、格拉斯哥、利物浦、赫爾等城市，組織反猶太人的宣傳大會。十一月十五日，由工黨黨員摩里遜根據「監禁危害健康」的理由而加以釋放的英國法西斯「元首」摩斯萊，曾出席參加大會。摩斯萊宣稱，他將加入美國所組織的反對「俄國共產黨主義」的進軍。十一月廿五日，各地法西斯「圖書俱樂部」的一五〇名代表，召開了一個秘密大會。最後，十一月廿八日，摩斯萊宣佈新法西斯組織「聯合運動」成立。應當說明，法西斯份子得到內政部所屬的警察全面支持的。九月七日在倫敦李德利路上召開大會的時候，警察照例反對反法西斯主義者，而支持法西斯份子。警察毆打反法西斯主義者，同時保護法西斯份子的演講台，趕開他們的敵人。

九月十四日，約有三百名警察出席了法西斯的大會。他們的基本任務是驅逐抗議散佈法西斯宣傳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會後又大事逮捕反法西斯主義者。

在英國，每人可以「自由發表意見」；但不知什麼理由，警察要毆打發表意見的反法西斯主義者，而發表意見的法西斯份子則受到保護。

工黨和保守黨，實際上是建立了反共的聯合戰線，以阻止革命的民主情緒增漲，并支持法西斯組織。但勞動者日益堅決地要求採取措施，防止法西斯主義在英國復活。代表六十餘萬職工會員的勞教職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不久前通過一項反法西斯的行動綱領，這個綱領中計劃組織羣

衆抗議大會，全倫敦遊行示威，要求議會代表對日漸擴大的法西斯危險展開鬥爭。

「工人日報」寫道：『把自己標榜爲民主政府的工黨政府，對於保衛法西斯份子的言論自由權，是非常堅決的，他們甚至可以爲此動員全部警察。』

最近，工黨秘書斐利浦斯已經對工會中的共產黨開始進攻了。工黨反動份子要求儘量壓迫共產黨退出職工會。

看了這些事實之後，艾德禮先生所謂英國的「個人權利」，「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真不知從何談起？

匈牙利共產黨中央機關報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正地寫道：『美國的民主，不外是一付笑裏藏刀的臉孔。英法的民主，則是從資產階級過去的英雄時代所保存下來的歷史衣衫。現在它又塗上了一切叛徒的色彩。』

在帝國主義陣營和反民主陣營中，事實上英國是扮演了美國的附庸。工黨政府的內政和外交，都把無力担負的重荷，壓在英國勞動羣衆的肩上。

英國議會制度的危機和破產，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危機的標記之一。所謂英國議會的「全能」的傳奇到處傳播着。大家都知道，英國的議會是以孟德斯鳩等資產階級理論家爲靈魂的。然而，現在英會的議會制度也遭着最嚴重和深刻的危機了。

這危機的主要特徵，英國自由份子之一，「英國是怎樣治理的？」一書作者繆爾的話來說，是「將所有獨立的大權集中在所謂「官僚」之手，即集中在行政機關的官員之手。」

早在一九一〇年，羅西尼就在他的「英國政治制度」一書中指出，內閣早已不是議會的機關，而只是統治政黨的一黨機關，「當這個政黨執政的時候，她就控制着立法與行政，控制着政治與財政。」

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所謂「政府對議會負責」、所謂議會「全能」這一切的陳舊說法，早就過了時。現在只剩下批破舊的道具，而實際上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主宰一切的，是官僚、官吏、及執行獨佔資本意志的行政當局。

英國的上議院，是中世紀的殘餘，是封建時代特權的遺留。

工黨英國的上議院，即貴族院，是由些什麼人組成的呢？其成員有廿四名公爵，廿八名侯爵，一二八名伯爵，七七名子爵，四七五名男爵，十六名蘇格蘭皇族，十六名愛爾蘭皇族，廿六名大主教和主教。

有廿六名貴族，雖然未到法定年齡，也可以認為是議員。

在「民主」的、工黨的、「社會主義的」（別開玩笑！）英國的貴族院，仍和以往一樣，是根據其出身、根據其「貴族血統」、根據高等貴族的選舉、根據所任高級職位、根據英王的任

命，而在其中担任職位的人們組成的。一大半貴族院的議員，都是「根據其出身權利」而任職的。英國的上議院及其所謂「社會主義的」政府就是如此。

史大林曾說過，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上議院通常會變為反動中心和反對進步的阻礙」。上引資料，已經清楚地說明了這一論據。

工黨政府，以它似乎能削減貴族院的權力而自誇。工黨報紙簡直要把這說成革命行動了。而「削減」結果則是：如果說從前貴族院對於下院通過的法律，有權延長到兩年批准，那末現在根據下議院的決定，只能延長一年。貴族院對於這條法律，可以說還未通過。但工黨政府是在議會中「革了多大的命」啊！

列寧一再指出，英國的一切對外政策實際上是在議會之外決定的。執行它的是內閣。列寧曾問：「議會有過什麼決議，准許對俄國進行戰爭，幫助猶金尼奇和柯爾恰克？這樣的決議不會有過，而英國却以這種行動破壞了他們自己的憲法。」（列寧文集俄文本廿五卷四〇四頁）這就是惡名四播的英國民主的真相。

資產階級民主可能被新戰爭販子利用作工具。

工黨政府的代表麥克奈爾，在聯合國大會上硬說，「在自由的國家中，每一位公民可以自由表示他們的意見。」在這種「自由」的招牌下，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爲了資本家的無限利潤，

公開宣傳着新戰爭。也是根據了這種「自由」，大批的資產階級報章雜誌，每天、每小時，毒害着羣衆的意識，進行戰爭的意識準備。

聯合國的美國代表奧斯丁，大捧美國的民主自由，說這種民主自由保證了美國人民有「真正自由的幸福」。但這「真正的自由幸福」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已在前面看見了。

政治事件的過程，無情地揭穿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反人民性質，摘下了它的假面具。資產階級民主不能進一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它已經過了時；一切道路現在都通往共產主義，這一切對於廣大人民羣衆，已經日益明顯了。

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保證各民族間的任何和平，各民族的任何主權，及其任何經濟與文化的發展。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保證任何一種被宣佈爲顛撲不破的民主原則的「自由」。中歐和東南歐各國的人民大眾，已經輕蟻地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而踏上了新民主、人民民主的道路。

所有這一切，證明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深刻危機，證明了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破產，證明了資產階級民主已經過時，未來只能屬於人民民主、蘇維埃民主。

列寧寫道：「贊成資產階級民主的，只有資本主義奴隸制度的擁護者。」

帝國主義者企圖用奴役各民族、進攻工人大衆的切身利益、蹂躪基本民主權利的方面，在資本主義的普遍危機中找尋一條出路。

然而，現在的國際情況是這樣的：全世界進步與民主力量的強大陣營，對抗着帝國主義的反動政策。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已經起來保衛各民族的獨立與主權了，起來保衛勞動者的利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法西斯侵略願望了。

民主和反帝的陣營，對帝國主義反動陣營，已經開始反攻了。這一攻勢的初步成就，現在已經可以看出來。在人民羣衆的壓力下，帝國主義者不得不退而防守，改爲迂迴戰。團結了一切民主和進步力量的共產黨，已更高地舉起反對戰爭販子，反對人民的奴役者，爲持久和平，爲人民民主而鬥爭的旗幟。

五 社會黨人的嘴臉

資產階級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現在之所以能够維持，主要是由於這個事實：即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階級，還沒有足夠地認識自己的力量，沒有作應有的團結。而同時，資產階級又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繼續走着反動和冒險的道路，結果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會走到更進一步的動盪不安。

在現況下的社會民主黨又是一個什麼角色呢？

右派社會民主黨是最忠實的資本主義擁護者，而社會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就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拯救者。右派社會民主黨幫助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散佈不信任本身力量的觀念；他們在人民大眾中傳播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儘力宣傳它的「品質優美」。列寧曾寫道：『事實證明，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活動家們，是比資產階級自己更積極擁護資產階級的。沒有他們領導工人，資產階級就不能維持下去。』（列寧文集俄文本第廿五卷三四三——三四四頁）

現在，社會民主黨就擔任了這個領導角色。九國共產黨會議言中曾講到他們：『帝國主義者所施展的特別重要的策略手段，便是利用右派社會黨人，如法國的勃魯姆，英國的艾德禮和貝文，德國的蘇馬赫，奧國的倫納和希爾夫，義大利的薩拉加特等等的叛賣政策。這些右派社會黨

人力圖用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辭藻來掩飾帝國主義政策底真正強盜本質，其實他們完全是帝國主義的忠實幫手，竭力在工人階級隊伍中製造分裂，毒化工人階級的意識。」

我們手頭，有宣言中提到的右派社會黨人的幾部作品。我們所注意的，不是他們經常寫的個別論文，也不是個人發表的個別演講，而是他們那些明顯反映現代社會民主黨意識形態的「巨著」。

這裏有一本萊翁·勃魯姆的書，一九四五年出版的一「站在人類的觀點上」。萊翁·勃魯姆是什麼樣的人，我們是異常清楚的。他是最有名的機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的叛徒。萊翁·勃魯姆在自己的書中，如他自己所說，分析了法國戰後的局勢，使青年人免於再犯前一代人的錯誤，免於消沉和墮落，即免於大災難後的必然後果。

爲達到這個目的，勃魯姆作了些什麼呢？關於慕尼黑他寫道：「我承認這是錯誤……。但我並不以它爲恥，因爲它的氣質是高貴的。這與其說是錯誤，不如說是一個幻想，一個實現和平的信心的證明。」

勃魯姆之流的這些「高貴錯誤」，使希特勒可能毫無阻礙地佔領捷克，之後又來判法蘭西和其他國家。對於勃魯姆之流的這種「高貴」，法國人民化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勃魯姆證明說，目前，資產階級已沒有實際執政。他寫道：「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再也不

存在了，他們的經濟能力也不堪一擊。在法國和全歐洲大陸上，資產階級的社會骨架，已倒在廢墟上，在廣大的格羅·薩克遜國家中，資產階級已同意改革，其意義就是放棄權力。」

這位奸猾的叛徒在羣衆中就這樣散播幻想，他想對工人們證明，他們現在不必對資產階級鬥爭了。他幻想在法國建立「一個組織上與活動方式上類似社會主義的」強大資產階級政黨。當時他說過：「議會制度在法國，一如在英國，是可能的。」這話是一九四五年寫的。以後，這種「強大的」政黨是建立起來了，甚至出現了戴高樂的政黨，而「社會主義者」勃魯姆，也就大爲滿意了。

現在再轉到另一位工人運動中頗爲有名的叛徒，知名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卡爾·倫納。一九四六年，他出版了一冊題名爲「新世界與社會主義」的書，其中講到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前途。如果說勃魯姆公開批評馬克思主義，認爲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是他所謂應當在哲學路線上和政治路線上略加修改的陳腐的主義，那末，作爲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典型代表的卡爾·倫納，就是掛起馬克思的招牌，以便利自己的登場。請看，他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卡爾·倫納的「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東西呢？他說，馬克思主義已經存在了一百年。這時候有些什麼變化呢？他認爲首先是在工人階級和國家的相互關係中有了變化。這些變化是什麼呢？第一，西方已經沒有德皇、沙皇、君主，以前的國家已正式變爲權利平等的共和國了。其次，從前工人階級對於資

產階級國家，處於反對地位。長期以來，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放棄國家大權呢，還是不放棄國家大權。然而，照倫納的意見，經驗指出是沒有理由放棄國家大權的。可是倫納主張，工人要慢慢地學會利用國家爲自己的利益服務，而現在，工人階級是實際創立了國家權力，國家現在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工具。

這話是說英國的資產階級國體，法蘭西和其他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當然，倫納並未想到新民主國家，他也和一切資產階級的觀念論者一樣，認爲他們是「全體主義國家」。

正如我們所見，倫納的立場是和勃魯姆相同的。說是工人階級已經取得了國家大權，現在可以用最冷靜的方式建立社會主義了。這批工人階級的叛徒，就這樣在除去工人羣衆意識的引力，歌頌資產階級民主，特別是美國的民主。實際上，右派社會民主黨份子，是力圖奴化歐洲的美帝國主義的最忠實幫手。

在當前的現狀下，當資產階級的民主，首先是昂格羅·薩克遜國家的，已經哺育了新型法西斯主義的時候，資產階級主要支柱之一的右派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階級最危險的敵人，必須對他們進行最堅決的鬥爭。

在資產階級民主到了崩潰和最大危機的境地上，作爲一切民主力量的支柱作爲進步與文明的支柱的偉大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却大大地增強了。

如果說資產階級的民主，現在正經歷着深刻的危機，那末蘇維埃民主則恰恰相反，正在發展、正在前進、正充滿着最有生命的液汁，證明自己是不可摧毀的。

資產階級民主是反人民的。蘇維埃民主則日益表現出真正社會主義的，真正人民的性質。



論資產階級
民主的危機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版

基本定價：